

臺灣新派武俠小說名著

試馬江湖



(臺灣)慕容美 著

首次出版
獨家發行

下



台灣新派武俠小說名著

試馬江湖

下

(台灣)慕容美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莊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醋海情波.....	(299)
第二十五章	异闻传自神女峰.....	(308)
第二十六章	真假玄龙.....	(320)
第二十七章	浅尝爱滋味.....	(333)
第二十八章	妙法庵.....	(344)
第二十九章	最紧张的刹那.....	(357)
第三十章	此姝情更深.....	(368)
第三十一章	圈套.....	(380)
第三十二章	有关紫斑剑的一段往事.....	(392)
第三十三章	黑衣神女.....	(402)
第三十四章	上山容易下山难.....	(416)
第三十五章	大罗周天神功.....	(425)
第三十六章	大罗令符.....	(440)
第三十七章	题壁神女庙.....	(452)
第三十八章	狐仙.....	(460)

第三十九章	几家欢乐几家愁·····	(472)
第四十章	平地一声雷·····	(486)
第四十一章	大头数语消陈怨·····	(498)
第四十二章	九疑山·····	(506)
第四十三章	不速之客·····	(515)
第四十四章	大会开始·····	(531)
第四十五章	欲(一)·····	(541)
第四十六章	欲(二)·····	(552)
第四十七章	英雄泪·····	(564)

第二十四章 醋海情波

玄龙闻声止步，回头微笑道：“贾少侠尚有何事见教？”

贾凤着急道：“你这就走了？”

玄龙讶道：“难道永远留在台上不成？”

贾凤双颊又是一红。嘟起小嘴，微嗔道：“你以为你已在剑法上胜了我么？”

玄龙惶惑地道：“何人说过此等话来？”

贾凤面色稍缓，又道：“现在是什么时辰？”

玄龙虽然在匆促间一时不解贾凤话中之意，却也仰头望了望天色，然后答道：“快过晌午了吧？”

贾凤哼了一声，道：“若再有人上台，该由那个对付？”

玄龙这才记起自己向台下交代过的话，恍然大悟，不禁哑然失笑道：“不至于吧！就是有人不将我俩放在眼里，那个紫脸老者，惹得起的人物恐怕还不会太多呐！”

贾凤闻言，又是一声低哼，朝玄龙狠狠地瞪了两眼，满脸飞红。玄龙见状，略一回味，便警觉自己不慎失言，忘了

对方是女儿家，将话说得太过亲近了。当下愈想愈惭愧，心头突突跳个不住，假如他的脸孔没有经过改容的话，怕不比贾凤还红才怪。

为了遮羞，他朝贾凤赧然一笑，道：“谨谢少侠提示，兄弟这就交代清楚。”

说着，分向东西看棚一抱拳，朗声道：“时间无多，诸君子如有教言，敢请从速。否则的话，而今而后，一了百了，但愿巴州孙氏，和气致祥，百世其昌。”

台下响起轰雷似地掌声。

掌声中，东西两座看棚内，分别立起一人，同时走上擂台。东看棚内上来的是孙立言，西看棚内上来的是孙立功。孙氏两弟兄上台之后，先朝玄龙双双一揖，又朝贾凤双双一揖，两兄弟嘴唇开合，却连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神情激动异常。

玄龙看了，将头连点，心底感到十分高兴。

这时，孙立言的家人，捧来两只描金漆盒，孙立言接过，将其中一只交给他的兄弟孙立功，一递眼色，孙立功向贾凤走去，孙立言向玄龙走来。

玄龙朝贾凤望了一眼，碰巧贾凤也正朝玄龙望来，四目相接，如触雷电，二人心头均是一震。

不等孙立言走近，玄龙连忙摇手笑道：“你们兄弟分别留着做个纪念吧！”

孙立言恳切地道：“务望赵大侠笑纳。”

玄龙知道，孙氏兄弟的天性颇为纯良，这种阅墙之争一定是受了不肖分子的从中撮弄，今天若不将这两对金元宝收下，一定会纠缠不清，为了及早脱身计，乃向另一边正在推来让去的贾凤笑道：“既是孙家贤昆仲坚欲如此，却之不恭，

我们就收了吧。虽说银钱是身外之物，我等虽然用此巨金不着，可是，拿着这些，也可以办很多事儿呢。”

贾凤经玄龙一说，点头一笑，便即收下。

接着，孙氏弟兄又坚邀两小侠回宅一叙，为二人所坚辞。

纷嚷之间，玄龙突感腋下一轻，那只装有金元宝一对的描金漆盒已然不翼而飞。猛回头，身后大头乞儿正嘻开一张阔嘴，朝他傻笑着。玄龙笑骂道：“真是化子本色。”

大头乞儿笑道：“我大头师哥哥连替你提篮捧盒的资格都没有了么？”

贾凤朝大头瞥了一眼，向玄龙问道：“他是你的师兄？”

玄龙方待回话，大头乞儿已含着笑答道：“我是大头，他是吊眼，我头大，他眼吊，是我配不上他？还是他配不上我？”

贾凤扑哧笑道：“配，配！难兄难弟，正好一对。”

大头大笑道：“一对倒是一对，但贾少侠只对了一半。一对的一半在台上，另一半在台下。台上一半，台下一半，两个一半，才是一对，哈哈。”

贾凤闻言，脸色一变，勉强笑道：“原来——。”

玄龙连忙笑着介绍道：“这位大头兄弟，就是丐门摄魂双小中的大头常胜，是丐门中现今最出色的二代弟子。他适才所说的，是指小弟的白师哥，他现在也在台下。”

贾凤哦了一声，点点头，忙又问道：“白？——白师哥？”

玄龙点点头。

贾凤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玄龙笑着又道：“贾少侠有暇的话，一道儿下去见见如何？”

贾凤凤目略转，摇头笑道：“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大头乞儿忽然问道：“贾少侠也是准备赴湘南九疑之会，路过此间的么？”

贾凤凤目一瞪，反问道：“原来你们是赴一元经大会的？”

玄龙连忙补充道：“只是前往观摩，想增进一点见闻罢了。”

贾凤朝玄龙谛视了好半晌，然后轻叹一声，点头道：“曾闻家师言及，三白先生为当今武林第一人，据说……想不到……如果白门两高弟连袂前去，希望倒是很大哩！”

玄龙知道贾凤仍然误会他们一行是为了一元经而赴会，笑着又道：“贾少侠误会了。”

贾凤凤目一瞪，嗔道：“有什么不可以，本来我是不打算凑这种热闹的，这一来……好吧，再见了。”

说完，也不等玄龙和大头乞儿回话，人便像凌波海燕似地，脚一点，双臂微拂，斜掠过攒动人群，自来处而去。

大头乞儿喃喃自语道：“真孩子气，就和你的白师哥一样。”

这时，人涌如潮，纷纷四下消退。

玄龙和大头在人群中找着白男和金刚掌侯四，做成一起，慢慢向客棧走了回来。

走在路上，一直沉默着若有所思的白男，突然掉脸朝玄龙冷冷地问道：“你知道贾凤的真正身份么？”

玄龙坦然地大笑道：“不知道？我是傻子？”

白男嘿了一声道：“怪不得你们之间的话愈谈愈多。”

玄龙信口道：“这种结局真令人满意——。”

白男脸色遽变。

玄龙见金刚掌侯四朝他惶急地递着眼色，心中一动，立

即警觉。便故意装做木然未觉地继续说下去道：“假如不是洞庭紫脸老儿出面排解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白男冷笑道：“设非洞庭紫脸老儿出面排解的话，是你忍心伤了他？抑或他忍心伤了你？”

玄龙知道，再说下去只有更糟，真金不怕火来烧，任其自然最好。

大头乞儿却在一旁插嘴道：“刚才那贾少侠除了是眉山一目神尼的弟子外，难道还有其他什么身份不成？”

白男哼道：“问你吊眼师弟呀！”

大头乞儿是实心眼儿，果然掉头向玄龙问道：“龙弟肯见告否？”

玄龙苦笑一声，脱口道：“她还和我们这位白师哥一样，——一样，一样地有着一种，一种心高气傲的个性。只不过，只不过那位贾少侠是女扮男装而已。”

九拐十八弯，好不容易，将话说圆。

话说圆了，汗也出了。

大头乞儿一时忘情，也脱口道：“真是无独有偶——”

白男双颊飞红，大头乞儿一伸舌头，立即缩颈咽住话尾。

金刚掌侯四深知三小的口舌均在伯仲之间，似这样胡扯下去，可能弄成僵局，便从旁岔道：“现在距离湘南九疑之会尚有三个月之久，这段空间你们几个准备如何消磨法？”

这个话题果然引起了白男的兴致，他第一个表示道：“久闻巫山之奇，远超太华衡庐诸山。华山、衡山、庐山，遍具幽、险、雄、玄之胜，而奇尚逊之，可见大有一游的价值了。”

侯四点头道：“巫山十二峰，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远胜他峰，只可惜……”

侯四说至此处，忽然住口不言。

白男急急追问道：“可惜什么？”

侯四笑道：“说来话长，等晚上有空再说吧。”

玄龙道：“唐人诗句有：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之句，据云系咏神女庙之作。又见前人笔记载，巫山凝真观内供有妙用真人像，相传即系巫山神女之像，不知道那座凝真观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神女庙？”

白男讽刺地道：“原来‘庙’和‘观’居然也会结上香火之缘，嘿嘿，真不愧我爷将你当做才子看待。”

玄龙略一回味，也发觉了自己的语病，不禁失笑道：“好好好，算我失了一招。”

大头乞儿也笑道：“尝闻江湖传言，每届月明风轻之夜，神女峰顶，常传丝竹之音，猿狐闻之，尽皆和鸣，不知是何说处？”

侯四闻言，眉头一皱，欲语又止。

玄龙笑道：“想系好事者附会之辞罢了。”

白男驳道：“何以见得便是附会之辞？”

玄龙笑道：“难道会是狐鬼作祟？”

大头乞儿也道：“是呀，假如是普通的骚人墨客，决不能登临那种危峰，假如说是武林隐者，无论如何也不会连我师父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就一直没向我大头提过，如若传闻属实的话，除了狐鬼作祟一种解释，更有何说？”

金刚掌侯四朝大头乞儿瞪了一眼道：“你怎知道你师父不知个中详情？”

大头乞儿强嘴道：“江湖上的什么稀奇事儿他老人家会不告诉我这个得意弟子？”

大头乞儿将得意弟子四个字加在自己头上，居然说得有板有眼，毫无羞涩之态，直逗得众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笑了好一阵，侯四这才缓过气来指着大头鼻尖笑骂道：“好个不知羞的脏大头，你以为做师父的一定要将什么话都告诉他的徒弟么？”

大头乞儿才待再顶一句时，冰雪玲珑的白男早听出了侯四的话中有因，忙抢在大头乞儿前面追问道：“照侯四叔这般说来，神女峰硬是有点蹊跷了？”

侯四点点头道：“我 不是说过等到晚上再说么？”

大头乞儿和玄龙忍不住同声哦了一下。

话说之间，已抵栈店。

四人用过饭，侯四和大头乞儿分别用了一回功，白男则缠着玄龙下了几盘棋，晃眼之间，已是掌灯时分。

晚饭后，大家拥在侯四房里，逼着侯四述说巫山神女峰的异事。

侯四道：“这件事，本来不想让你们知道，但经过我刚才一路细想，觉得不让你们知道也不是回事，尤其是玄龙业已正正式式艺成下山，日后在江湖上行走的时日方长，事先知道一点底细也好，免得万一不巧碰上，铸成大错。”

三小大惊道：“什么？难道神女峰又出现了什么厉害魔头不成？”

侯四微微一笑道：“一点不错，一个很厉害的魔头！”

大头乞儿皱眉不服道：“现今江湖上，除了三目獠貌，龙虎头陀，半纯阳，摩天一恶，天台双凶等人外，我大头就不相信还有我不知道的邪魔外道！”

侯四笑道：“别说你不知道，就连你师父摄魂老儿也不一

定就知道多少。”

大头乞儿反问道：“侯叔叔刚才不是说我师父已经知道了吗？怎么现在却又——？”

侯四笑道：“侯叔叔的话并没有矛盾之处啊！我先说你师父知道，我现在还说的是他已经知道，我的意思只是说，你师父虽然知道这件事，却并不太清楚而已。”

玄龙代大头乞儿问道：“那么侯叔叔一定知道得颇为清楚了？”

侯四大笑道：“我侯四能知道的事，摄魂老儿那有不清楚的道理？告诉你们，侯叔叔所知道的，只和摄魂老儿一样多。”

三小失望道：“那么谁人对此事知道得最为详细呢？”

侯四笑道：“那个魔头自己知道得最为详细。”

白男怨道：“侯四叔别取笑了，快点说罢。”

侯四止住笑，道：“事实的确如此，当今武林之中，谈武功，我和摄魂老儿相差无几，都算不上顶儿尖儿的人物，但谈到消息之灵通，却不是任何人可望项背者。这件事，我们两个都只知道这么多，除了那个正主儿，尚有何人能够知道得更多？”

白男催道：“闲话表过不提——”

侯四大笑道：“好，言归正传。不，听官且慢，让我先卖个关子，你们几个先猜猜看，我将说的那个魔头大概是几许年纪的人？”

白男性子最急，首先道：“四十出头，五十不到，对吗？”

侯四笑着摇摇头。

玄龙取巧道：“约在六七十之间，如何？”

侯四笑着，仍然摇摇头。

大头自作聪明道：“没有一百，也在九十之上，怎么样？大头对了吧？”

侯四依然笑着，将头连摇。

三小道：“侯叔叔不是说只要我们猜个大概吗？怎么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呢？”

白男道：“四十到五十之间，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你说那个魔头厉害，这个年龄不是正好恰当？”

玄龙争道：“武功讲究的是功力炉火纯青，四五十之间，固是人生旺年，若说内功造诣，没上六七十的人，那能登峰造极？”

大头乞儿也争道：“此魔既然人人陌生，可能是数十年前的怪杰，早自江湖退隐，早得人人都将他遗忘了，那末一来，怕不在百岁左右才怪！”

侯四放声大笑道：“都有理由，但是，都猜错了。而且一个比一个错得厉害！实在告诉你们，那个魔头的年龄，就是予以最高的估计，也不会超过廿岁！”

“啊？廿岁？”三小一齐失声惊呼起来。

侯四大声道：“让你们惊奇个够吧，她还是个女的呢！”

屋内一时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三小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大家的嘴唇皮都在翕动着，但谁也说不出半句话来。

第二十五章 异闻传自神女峰

一种神秘的气氛，弥漫了全屋。

金刚掌侯四朝三小轮瞥了一眼之后，脸部笑意渐敛，终至废然叹息道：“神女峰的景色是迷人的，这个传说的本身也是迷人的，而最为迷人的，却是峰顶那个迷样的女主人。早在三四年前，就有人发现，每当月明之夜，在峰顶，轻雾烟笼中，有着一个袅娜绰约的少女身影，于月下往复徘徊，有时仰面赏月，有时低首沉思。因为峰高千寻，悬崖削壁，非普通民家妇女所能登临者，于是有人猜疑到，如不是传说中的神女复活或是狐鬼幻形作祟的话，定是一位身负绝技的武林奇女子。

消息刚传开，川东一些会点拳脚的登徒子，为色所迷，妄冀艳遇，无不奋力攀登峰顶，于乱涧深壑中四处访求，可是，这种神女峰之行，多半是有去无回。偶尔有一二个生还者，不是半途生了畏意，便是耐不住峰顶的饥寒之苦废然而返，问他们，则什么也没有见到。

于是又有人传说，那些一去不回的青年人，一定都成了那迷样女人的面首，在峰顶享受无边艳福，而乐不思蜀了。但也有人说是，那些年轻人可能一个个都遭了女郎的毒手，喂了豺狼。

但事实的真象究竟如何呢？谁也弄不清楚。

后来，日子久了，攀登神女峰的人愈来愈少，终至人人裹足，而回复到原先的平静。

这之后，峰顶便常有丝竹之音顺风飘扬，那个袅娜绰约的身影也仍和先前一样时隐时现。大家都说，峰顶决不止只住了少女一人，否则，哪来的那段幽扬细乐？”

侯四说至此处，略为一顿，白男忍不住趁隙问道：“奏乐的人会不会就是原先那些失踪的青年人？”

侯四沉吟了一下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为这件事从没有人亲眼看到过，所以谁也不敢遽下断语。”

白男又道：“难道就没有过武功较高的人物上去过？”

侯四摇摇头道：“上去干什么？峰项上出现的既然是个年轻的女子，假如稍为有点名气的人，谁不避嫌，徒招物议？”

白男又道：“女的不可以？”

侯四笑道：“现今武林中，有着不凡成就的女侠，除了眉山一目神尼和大雪山冷婆婆外，可说别无他人。一目神尼是个出家人，清静无为，连天塌下来都懒得管，那会去作这种无谓之举？再说冷婆婆吧，近三十年来就没有听到过她老人家的消息，依推算，此人如仍活在大雪山，最少也在百龄左右，你想，她老人家会有这份雅兴吗？何况此老是否尚在人间是一个疑问呢！”

白男脱口道：“哼，我就想——”

大头乞儿朝玄龙望了一眼，玄龙伸伸舌头，大头乞儿微微一笑，将头别转。

大头乞儿的动作虽快，却已被白男瞧入眼中。

只见他双颊一红，瞪眼叱道：“脏大头，你可得当心点。”

侯四从中笑说道：“那样做有什么意思？”

白男道：“她在神女峰顶弄神弄鬼的又是什么意思？”

侯四道：“她在神女峰顶并未卖弄什么呀，都是好事者替她添的麻烦，人家隐居得那么高，那么远，与世无争，难道连偶尔在月下散散心都不能够么？”

大头乞儿插嘴道：“依侯叔叔适才的一番述说，此女并未为非作歹，何以要称他为女魔头？”

侯四皱眉道：“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有人在峰腰飞猿崖发现了几堆骷髅，回来同别人谈起，传说开来，一致认为那个迷样少女的杰作，从此以后，人家便替她加上了魔头的尊号！”

玄龙不服道：“怎能证明那些人是死在她手里的？假如死的就是那些为着一种不正当的目的的青年人，那些人罪有应得，何能怪人家手狠心辣？”

侯四道：“世上事往往如此，死为大。人死了，不管生前造过多少孽，两眼一瞑，多少总会引起人们一点同情心的。”

白男突然岔道：“好了，到此为止，我们不谈这个啦！侯四叔，你说罢，未来三个月的时光如何打发？”

侯四尚未开口，大头乞儿偷偷地朝玄龙一使眼色，抢先提议道：“我有好建议！”

白男抢白道：“轮得着你先开口么？”

玄龙帮大头乞儿的腔道：“众人之事，众人议之，大头师

兄的建议如果看好，我们为甚么不采纳？”

侯四也点头道：“丐门中人，无论老少，均以精灵著称，大头真有什么好主意也不一定，大头，你就先说出来大家听听吧！”

大头乞儿嘻开大嘴，傻笑道：“从明天起，我们四个，就像我大头和我那个长腿兄弟一样，约好时间和地点，四散分开，到时候碰头，各述所见所遇，看谁表现得最奇特，或是遭遇最离奇，谁就得第一。白少侠，你看这可新鲜？”

侯四脸色一沉，才待喝阻时，白男早拍手欢笑道：“好，好。新鲜，新鲜。就这么办，谁也不许再提反对意见。”

侯四眉头紧皱，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知道白男的脾气，说一不二，愈反对愈坚决，说也是徒然。他朝大头狠狠地连瞪两眼，大头却故意掉脸和玄龙兜搭，装做没看见。

此次湘南之行，侯四的担子特别沉重，三白老人信任他，要他负照顾初出茅庐的玄龙和白男二人的全责，二人中，玄龙是个知情达理的孩子，只要不离开他身边，绝对出不了错。白男可令他为难了，虽说白男口口声声喊他侯四叔，但他根本就没有资格管束他，也管他不了。三白老人在武林中的地位崇高无比，别说他侯四因三白老人对他有活命之恩，两者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主仆关系，就以平常辈分来叙，他侯四最多也只能算是二小的平辈兄长，现在二小喊他一声叔叔，已算是很特别的了。

白男虽然任性，但年纪到底还轻，因为多年相处，成了习惯，多多少少，对侯四总还是信服的。如今，大头乞儿搬是弄非，想出这种邪门儿主意，第一个伤透脑筋的，便是侯